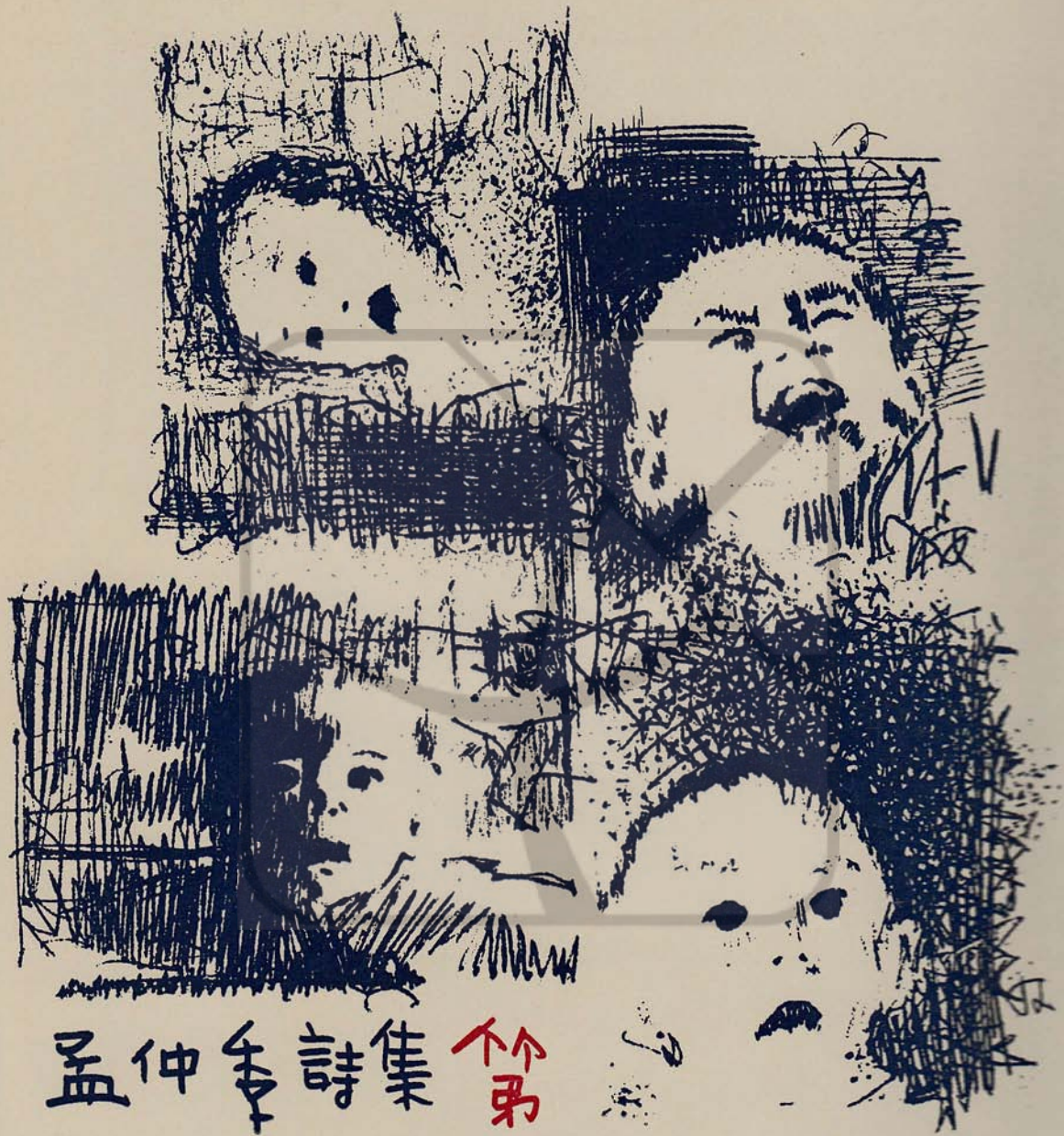




孟仲季詩集

下  
第  
一  
聲

# 第一聲

孟仲李

42 40 38 36 35 34 32 30 29 27 25 21 20 16 14 13

|        |    |    |     |    |      |        |           |      |          |       |            |     |    |    |     |            |
|--------|----|----|-----|----|------|--------|-----------|------|----------|-------|------------|-----|----|----|-----|------------|
| 麥里芝蓄水池 | 血祭 | 臍帶 | 第一聲 | 改道 | 噩夢之後 | 星期天的上午 | 風從那一個方向吹來 | 列詰大道 | G 弦上的詠歎調 | 和弦的轉位 | 自我，於高倍顯微鏡下 | 自畫像 | 斷章 | 日記 | 我底話 | 論詩的現代化（代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假髮與有色眼鏡 | 風中的苦果 | 學步 | 駝鳥 | 天門之外 | 揮別 | 圖書館內 | 失眠夜 | 受難節 | 變調鳥 | 愚人節 | 午後 | 悻悻 | 那一天 | 稀金屬 | 死囚    |
| 79      | 77    | 75 | 73 | 71   | 69 | 66   | 63  | 61  | 59  | 58  | 56 | 54 | 52  | 49  | 46 44 |

# 論詩的現代化（代序）

## 現代化的必要

「二十世紀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是一個從傳統(Tradition)到現代(Modernity)的變動的時代。」(註一)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最偉大與莊嚴，最迷惘與挑動的事實是全球底文化的與社會的變動。」(註二)這項變動就是所謂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化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改變了整個人類社會基本的文化取向(cultural orientation)及價值系統(Value system)。」(註三)作為人類智慧之焦點的詩(註四)，自也無從擺脫現代化的誘惑。在中西文化衝突的東南亞，在異質文化的壓力下，當現代詩被誤為「流毒」與「時髦」的今日，且有邊緣人格(marginal personality)的我們，對「現代」與「現代化」實應具有認知上的深度與廣度，這對問題的認識與了解才會有一定程度的意義，如果我們不願被目為落後的一羣。

一元論者與二分論者對問題的剖析未免以偏蓋全，且缺乏邏輯性的思考，再加上自我意識(文化上的)的作祟與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夾纏，把一己囚禁於自製的文牢而不可自拔，是當前的普遍現象，藝術心智的閉塞遂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林的心眼，大大地傷害了藝術的尊嚴，把街招當作至寶，以平庸為特出，難怪繆斯要被打入冷宮，憔悴以終了。在大眾傳播工具日益發達的時代，這種趨勢越發顯著，又有欠缺藝術真誠的廣告式的評論文字從旁激勵，無怪詩神早衰，且患上嚴重的動脈硬化症。

我們的詩作者，(請原諒，够格的詩人並不多)對歷史的認知似乎太差勁，總是跳不出達爾文與馬克斯的圈囿，表現在創作態度上，分明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惡劣翻版，特別是退化的歷史觀與泛道德主義。(註五)這種有害的文藝觀是一種人為的絆腳石與纏腳布，難怪我們的詩作者多是一批不成熟的小大人，論詩以五四為準，就事論事，五四人物的言論並不見得如何高明。(註六)

馬克斯的歷史命定論，西方學者認為只是「歷史的經濟解釋」(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把唯物辯証法奉為新聖經，實則大可不必，至此，我們不難明白為什麼有人要詆毀弗洛伊德(S. Freud)和柏格森(H. Bergson)了。依我們看來，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見解和著作應是我們日常的知識維他命。隨着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發達，科際整合與泛科際整合是當前的學術指向，偏頗意氣之論幾無立錐之地是不難想像的，我們的詩作者(包括

一部份專家學者在內）似乎還看不準這一點，還以為文學也者，詩也者，舞文弄墨而已，於世道人心何有哉！難怪揚雄嘆道似娼類娼，雖蟲小技，宜其壯夫不為也。

我們的文化是商業文化，科學與工藝正傾全力向前推進，文人作家再不努力不長進，就會被時代的洪流所吞沒，葬身機「腹」，屆時連佛家的輪迴都束手無策。對世界的認知，對人的認知，我們似乎還停留在小學生的階段，工業文明，機械化，自動化，理性的隱沒，人性的迷失，存在的疑惑，道德重建，價值重估，在在可望而不可即，總像是隔了一重簾，簾裡簾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現代一詞，是相對於傳統的稱述語，應用時應不具價值判斷的（normative）意味，而是「中性」的稱謂，換言之，傳統未必不好，現代未必盡好，古典詩與現代詩亦當如是。我們的詩觀不應再落入「公式影評」的巢臼，而是應從整個世界的結構去了解問題，詩觀亦應採取World outlook，明乎此理，任何中西新舊之爭都是奢侈的浪費，對認知非但無益，反而有害，文化學者的意見正好作為我們的借鑑。

「在邏輯與語源學上說，現代化指涉一長期底文化與社會的變遷，而這種變遷為該轉變中的社會成員所接受，而視之為有益的，不可避免的或可欲的」，（註七）冷納教授（Daniel Lerner）指出現代化即是「一種個人的選擇」（Personal's choice）的過程。「註八」走向現代化的要務是解除「種族中心的困局」（Ethnocentric predicament），而「人格」（Personality）的轉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工作。」（註九），這一轉變，「主要是來自外界（指西方文化）的刺激」（註九）。現代化的主要動因，「是一心靈的狀態（a state of mind）——進步的期望，成長的傾向以及把自我適應於變遷的準備」（註十），金耀基以為「實質上，『現代』一詞本身就有價值色彩；同時，『現代』應具有無窮的創新」（innovation）意味，因此，它的內涵是可以不斷擴充和變更的」。（註十一）在文學上，「現代」係與「傳統」相對，可暫把價值色彩擱置一旁，尤應注重「創新」，創新正是現代詩人共同努力的指向。

現代化的困難，據冷納教授的研究，不外有二，其一是「技術性的困難」（Technical difficulty），其二是「人的問題」（People's problems），所謂「現代」，「究其實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行為系統」（Behavioral system）。『現代化』所需要的是有系統化的「生活方式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lifeways），要達到現代化的目的，必須使傳統人的「自我系統」（self-system）在新的環境下作「重新的安排」（Rearrangement），他把個人的「人格」（Personality）的轉變作為社會變遷的基調。（註十二）在文學創作上，人的問題遠遠地超過技術性的困難，因為當人「一旦涉及到價值系統的轉變時，即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價值的困窘」，（Value-dilemma），因為當人們走向現代化之際，必將面臨一些選擇與揚棄，而當一個人必須放棄一些文化的行為或質素時，實不是一樁輕鬆容易的事，人類學者告訴我們，人對文化都帶有深厚的「情緒」（Emotion）的成份，很少有人可以對文化抱定一種「感情的中立」（Psychological neutrality），特別是一些由傳統而來或孩童時期「內化」（Internalized）的行為是最具抗拒性的，所以，一種行為「模式」的轉換是十分困難的。而在現

代化的「人的問題」中，最不易克服的是「種族中心的困局」，而「種族中心的困局」則是所有新興國家的人民所犯的通病，它真正構成了現代化的巨大障礙。」（註十三）

作為心靈觸覺特別敏銳的詩人，是應該具有強烈的「變的慾望」(Ambition for change)和濃厚的「進步的觀念」(Concept of progress)的，（註十四）要走向現代化，必須在「人格系統」上有所調整，也即必須要具有一種「心靈的流動」(Psychic mobility)及「移情能力」(Empathetic capacity)。（註十五）現代詩人之爲人所詬病，即在於他們的傾向(Aptitude)與態度(Attitude)，他們之中，頗不乏如冷納教授所言，是相當典型的「過渡人」(Transitional man)，過渡人是痛苦的，因爲他們「是生活在一個「雙重價值系統」(double value system)中的」，（註十六）過渡人所感到最焦煩的是找不到「真我」(True self)最迷惑的是尋不到「認同」的對象。」（註十七）現代詩人，如果還想繼續創作的話，就必須注重「濡化」(Acculturation)和「借取」(Borrowing)。簡而言之，我們的詩觀應與世界中心的文化觀相配合，並作適度的「適應」(Adapt)，方不致於有「脫序」之虞，我們固有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潛、李白、杜甫等，但在時間與空間上，他們都已遠離我們，今天，我們再不能因有他們而自我陶醉，當川端康成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際，我們不禁要捫心自問，現代的李杜何在？難道我們還願意在「天朝的榮光」和「光榮的孤立」中長期沈緬下去？

金耀基以爲知識份子的崇古心理，不健全的心態優越情結(Superiority complex)與自卑意結(Inferiority complex)，普遍認知的不足(特別是中西文化本質的認知之不足與社會發展的階段底認知之不足以及現代與現代化的認知之不足)，是現代化的種種障礙，（註十八）推之於文學創作，可謂庶幾近之。在文學藝術漸次僵化的時代，我們尤應及時覺醒，只要我們還用華文寫詩，大可不必過慮「文化遺失」，在致力於文學藝術的創作之際，我們的文化動向，「不應定於西方文化的某一型態，而應該，也必是一個以世界文化爲鵠的底無窮無息的創新。」（註十九）

誠如勃萊克教授(C. E. Black)所言，我們正在經歷着人類歷史過程中一個最偉大最富於革命性的轉變，（註廿）現代化是要付出代價的，基本上現代化「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一個「不能不」的問題。」（註廿一）

## 傳統與現代

E. W. Carr 指出：「二十世紀危機的最大病象是人衆把眼光倒看，而不敢前瞻，結果是使自己已成爲『過去』的無助的犧牲者。」（註廿二）J. K. Galbraith 以爲「人類的行爲是受傳統智慧宰割的」。（註廿三）實則傳統與現代不可截分爲二，克羅孔早已言：「從傳統到現代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註廿四）詩人的職責是在發掘人性與表現人性，李英豪以爲「人類文化和傳統是一大融合，從整體中，我們可以基根於現代意識及觀點，而發現其新的價值和秩序」（註廿五），因爲「我們深信傳統必有其未被發現或注意的豐饒的一面」（註廿六），所以說「不能重新認識傳統，將無法理解及深知現代。」（註廿七）現代詩之所以遭致物議，最大的理由之一，也許就是由於反叛傳統，尤其是一個

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民族。其實，反叛傳統並不是否認傳統，而是對傳統的再認，反叛僅是手段，不是終極目的。反叛的意義在於重建。在目前，這是最易引起誤解的，從而不可避免地引來不必要的攻擊與詆毀。「現代藝術無可否認，是從個人之渴求和絕望的輪迴與矛盾中產生，而成爲現時代的形象及直觀的表現。」（註廿八）卡夫卡、卡繆、沙特，喬哀思等人的寫作是反傳統的，原因不是不滿傳統，而是「個人感到傳統之不足。」（全註廿八）J. G. De Beus 認爲「反叛傳統並非全是壞事。有時，反逆舊日的事物，往往是生命健康的記號，而且，要產生藝術上新的派別或形式，反逆傳統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是，我們不可能因此說，反逆傳統即是真理，現代有許多人以爲，否認一切傳統，不承認任何事物，即等於創造新事物 這類想法是錯誤的，大家這樣想，就會走上虛無主義之路。」（註廿九）

章政通指出，「過份的保守，是造成文化落伍的原因」，（註卅）「依賴傳統和權威，作繭自縛，心靈閉鎖，是現代人類偏見的成因，也是現代人走向真理之途中的絆腳石。」（註卅一）「就文學史的發展看，儒家思想始終是純文學建立的剋星」（註卅二），故而主張「必須揚棄『詩教』和『文以載道』這種陳腐教條。」（註卅三）當前我們的所謂詩評文字，何嘗不是如此？論詩多憑（或全憑）個人好惡，且缺之理論根據，閱讀範圍又甚爲狹隘，字裡行間，盡是價值判斷的字句，無法抓住問題的核心，不是流於濫調，就是近乎頌揚阿諛，下寫者甚至淪爲謾罵。這種前後矛盾，似是而非的論調，分明是藝術心智不成熟的表現，對人對己，一無是處，說是遊戲文字，一點也不爲過；若要以此博得虛名，那就未免太愚不可及，太對不起藝術女神了！（說得露骨些，簡直是褻瀆。）「這種傳統的價值判斷方式，是訴諸直覺，不依賴人的理智」（註卅四），認知不足，加以思考欠缺邏輯訓練，無怪乎思路不清，文理不通了！「在生活上完全採取自我封閉方式」（註卅五），安於現狀，不思變，不知順應，「把生活規範的基礎，建立在個別的經驗上，把自我當真理，要求他人順從」（註卅六），難怪偽詩充斥書肆，再過幾年，讀者恐有無詩可讀之虞！

現代文化的解體，導致了人類的「虛空和迷亂」，（註卅七）現代人所面對的亦即是祁克果所體會的「生命的自我割裂，自我喪失，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內心的不安、失望、惴惴、空無、病至於死等」。（註卅八）作爲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一環的現代詩，沒有理由不表現時代的困惑與挑戰，從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目的是在「消除困惑」，「抗拒荒謬，游離荒謬」。（全註卅七）落於荒謬而不爲荒謬所困，正是現代作家的創作動向。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存在，而詩的存在是無限的存在，從有限的存在透露出無限的存在，現代詩的肩負是何等的艱巨，何等的神聖！現代詩人就是「一根蠟燭，兩端燃燒」。（註卅九）存在主義並非常人所想像的那麼頹廢悲觀，它是一種勇敢的哲學（在這並不勇敢的世界），涵蘊着濃烈的悲劇意識，可說是人生的悲情。在傳統價值系統漸次崩解而新的標準尚未建立之時，人的價值重估與再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說詩人必須是「先知」，（註四十）詩人情甘僅是一名尾隨者嗎？明乎此，我們對現代詩人的努力還忍心痛加斥責嗎？如果我們還有藝術良知的話。用艾略特的話來說，現代詩人之具有歷史眼，（註四十一）足以證明現代詩是有着強烈的生命的。

詩的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不是否定傳統，而是批判傳統，不是死守傳統，而是再造傳統。」（註四十二）

## 現代社會·現代人·現代文學

自從產業革命以來，由於機器的不斷發明與改進，逐漸取代了舊有的家庭手工業，引起生產方式的重大改變，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遂變成是可能的事。隨着交通工具的日益發達，地理上的距離大為縮短，人們來往簡便，工商業也就跟着蒸蒸日上。科學昌明，教育普及，交通發達，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漸次頻繁，再加上通訊網密佈，大眾傳播工具的相繼問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已然今非昔比。現代社會，在工業化的影響之下，機械化，高度自動化等是免不了；為求效率，職業開始專門化，專家學者應運而興，各有其特定的行業術語，現代社會因而是「高度的結構特殊性」，（註四十三）成就取向從而取代了身份取向。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面臨科學主義機械主義的挑戰，湯恩比（Arnold Toynbee）嘗言科學只是無目的地把人類領至一曠野，孤援無助，不知何去何從，人子豈有不「迷失」之理？經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的陰影不斷擴大，尖端武器的發明更加深了這一心理怖慄，人類是越來越孤立了。有的人相信可藉神的力量以自救，可是尼采却公然於一世紀前向世人宣佈上帝已經死亡，這一招足以把人類推向深淵，此種際遇，真乃亙古所未有之巨變，既無前例可援，又不甘自我墮落，存在主義的興起，不是不可理喻的。

現代工商業社會講究的是「利」而不是「義」，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是平行的，不是交互的，故而人情淡薄，世態炎涼。「都市生活的特徵，是人類的間接關係（Secondary relation）取代了鄉村生活的直接關係（Primary relation）。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片面的，部分的非人格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統以利害計算為前提，彼此把對方視為工具，自然地，其關係趨于疏遠而冷淡。都市人不受傳統的社會規範之束縛，彼此不干涉，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同時也承担了彼此互不關懷的孤獨的命運。」（註四十四）隨着機械的發達，組織機構的龐大，人們的生活開始緊張忙碌起來，為求溫飽，日復一日地從事着相同的工作，單調乏味，因循刻板，全無樂趣可言，在這種生活方式的折磨下，人們自然寡情絕義。現代社會是一大社會，「是一組織的社會，個性（Individuality）已在不知不覺中被侵蝕，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已在自覺與不自覺地衰退，」（註四十五）冷漠，不安，焦慮，無力，挫折，易怒等是現代人的共同特性，因為現代人的功能與地位已淪為零件。宗教對人們已失去吸引力，道德也只能維持着一個空架子，「隨著價值判斷的形式化，道德也失去了生命，而變成純粹的教條，道德語言與實在品質脫節，道德語言只及於人們的表面行為，而不及於其實在品質。」（註四十六）「我們之間大部份的人已經不再有悠閒的時刻，放眼長空，追懷生命，傲視大海，感喟人生。我們也不再具有長遠的眼光，做明日的社會計劃，寫將來的人類前途，忙碌似乎增進了我們的工作效率，可是它也遮蔽了我們的長遠眼光，養成我們只知道在既有的規格裡盲目追求，而不知突破這規格檢查我們的理想，窺看我們的前途。這樣的社會隱藏着一種危機：我們只知道眼前的利益而爭鬥，不知向着長遠的理想去追求，於是我們的社會漸漸地失去了價值重心，大家沒有彼此公認的行為準則，沒有道德，沒有義氣，沒有公理，沒有理想。剩下的只是眼前的利害與權勢的追逐，爭鬥，贏取與失落而已。」（註四十七）為了忘却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與挫折，人們便走上麻醉與縱慾的途徑，酒與性於是成為這個時代的標籤。這正如巴斯加所說的「人類追求快樂只是為了避免想及死亡」，（註四十八）現代人是「空洞的人」（艾略特詩），「現代人的悲劇是空虛的悲劇」，（註四十九）而「我們這個時代是更接近帝國時代而和軸心時代對立的。」（註

五十)英雄寂寞，羣衆孤獨，是當前普遍的社會現象。(註五十一) C. E. Black 認為現代是一個充滿了謀殺，內戰，宗教戰爭，國際戰爭，各種形式的集體屠殺以及集中營的時代；民族主義，作為爭取團結與獨立的一項社會維新力，一旦獲至獨立便輕易地變成維護保守主義與幫助壓迫的力量。(註五十二)

我們所生活着的世界已不再是一個價值分明的世界，在工業文明聲中，人的地位顯然已漸次淪為零件，人們從現代社會的大鏡中再也映照不出自己的影像，不是扭曲就是殘缺，令人不忍卒睹。面對現實，我們無法不正視，也無從逃避，超越或解脫若不可能的話，最終只有出之于麻醉一途，不斷用酒精藥物最後是性來猛力刺激我們的感覺器官，希圖以遺忘來矯飾真實，人類精神遂呈「荒原」狀，人性殘缺(如 Samuel Beckett 之筆下人物)，現代人之深具悲劇意識，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歷史的偶然」。

喪失 (Alienation) 和割離 (Estrangement) 是文明社會分工化效率化的「病理現象」(註五十三)，文化削平 (Cultural leveling) 在大眾傳播工具的推擠中愈發顯著，黃色小說，流行歌曲，新潮舞蹈，灰色電影等比比皆是，無怪乎我們的「半票讀者」也與日俱增了，因為「商業文化是慾望的文化」(註五十四)，歌唱比賽，聲寶之夜等就是最好的例証。人類的危機是在於憑其智慧能製造出電子計算機，但却比不上電子計算機，加以現代人爲求自保與生存，不得不依賴龐大的組織 (Organization)，遂變成組織人 (Organized man)，從而權力無限擴張與集中，寡頭政治 (Oligarchy) 於焉君臨一切。

現代作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寫作，「現代的作家都是在迷失中追求迷失的人，在殘缺中表現殘缺的人，他們像代罪的羔羊，奉獻自己只是爲了證明在創造中可以重賦生命以意義，在創造中可以使存在獲得無限的提升」，(註五十五)「人們在不能依賴上帝或超感覺的世界而生活時，他必須面對這個平面的無法理解的世界」，(註五十六)現代文學正是「廿世紀生活的縮影」，(註五十七)是「表白現代人真實處境的文學」(註五十八)從而決定了現代文學的色調是「陰沉而冷淡」的，(全註五十六)現代文學愈惹人惱怒，就愈顯明它所表現的東西已經觸到了人或者文化的創痛。」(全註五十七)現代文學的另一個令人不滿的原因是它「打破了傳統文學的美學基礎」(註五十九)因爲「這是一個人發現自己的時代，是人對萬事萬物提出質問的時代。」(註六十)現代文學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王尚義將現代文學的特質歸納爲三點：

- (一) 價值的割離 (The estrangement of value)
- (二) 時間的割離 (The estrangement of time)
- (三) 空間的割離 (The estrangement of space)

至於現代人的特徵，也可區分爲三點：

- (一) 狂暴主義 (violence) —— 原始人 (primitive man)
- (二)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 陌生人 (strange man)
- (三) 物質主義 (materialism) —— 機械人 (mechanical man) (註六十一)

## 詩的歷史動向

中國語文的特性，簡而言之，文字是「實物的代表」，「盡可能利用具體的形狀，印象和聲音來表示」，（註六十二）因而可感性極強，富於暗示，宜於寫詩。「中國的文字經過數千年還依舊保守着，這件事實表示出中國文字與中國人的性格多少有些相配。另一方面，持久的利用這種文字也自然養成一種思想習慣；這就是說，中國人從小就養成全面性觀察的習慣而不大習於分析。」（註六十三）華人的思考方式，不注重分析而注重類比，是為「圓周性的思考方式」，恰與「西方的推理方式相對立」，（註六十四）因而「傳統地以具體，個別的事物為中心，而不喜歡抽象的概念」，（註六十五）習用具體與類比的推理方式，自然欠缺邏輯思考，又由於缺乏系統，自易流于武斷。（全註六十五）這種傾向於具體與整個的觀察，施之於觀察自然，每有力不從心之感（這是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之一），用之於寫詩，大可發展詩人的直觀力，與詩的文字的超邏輯相配合，對詩藝的促進，大有幫助。

華人性格中的鮮明敏感性，極端矜持的情感表示，在強化了詩的含蓄性，而文字的詞性不定，無語尾變化，語法組織不嚴密，流動曖昧，故而文字的彈性大，密度大，張力大，伸縮自如，甚為灑脫，現代詩人尤應注意及此，多加揣摩，則目之所及，耳之所聞，意之所行，無一非詩。以其高度壓縮，中國古典詩之富於聯想，意象跳躍，正是其長處，現代詩亦當如是。

寫作，對一個作家來說，就是「一個安排表現價值的過程」，（註六十六）由於傳統社會的崩解，舊有價值系統解組，現代作家遂有相當濃厚的價值失落感，因而價值重估與道德重建便是現代作家無法推卸的職責。這項艱巨的工作，正好體現了文學的尊嚴和人類的莊嚴，或竟可說是人類得救的起點。現代詩人即是走在時代陣線上的前衛人物，他們的先知先覺應是人類的路標和燈塔，因為「一個詩人是一個上帝；一首詩是一個宇宙。上帝創造第一宇宙；詩人創造第二宇宙」，（註六十七）因為「詩是獨立的存在，不可動搖的存在，絕對的存在」，（註六十七）「詩人逐日的心靈活動便是不斷地創造，不斷地超越自身，不斷地追求未知」，目的是「在地球上為人類創造天國」。（全註六十八）

在組織化的籠罩下，詩人的自我隔絕是必要的，唯其隔絕，才能賦個體以自由和意義。在機器的叫囂聲中，在馬達的轟响中，在噴射機聲的尖嘯聲中，詩人的隔絕不獨可保一己心眼的超然，也能在相當的距離內以慧眼觀察衆生，從而把人生導引或提高至昇華的境界（生之肯定），周夢蝶就是一例。

我們這一代，尤其是智識份子，多多少少都有某種程度的失落。我國的地理環境，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是處在邊際地位（或邊際情境 [marginal situation]），不在母文明的中心地帶，不論是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或印迦文明，由於新馬社會是移民社會，經過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一旦自治獨立，頓有無所依傍之感，沒有根基的固有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性頗強，（基於不願被奴役的心理因素，特別是西洋文化）或矯枉過正，或偏頗激越，不一而足，換言之，即是人民具有濃烈的邊際人格（marginal personality），（註七十）表現上在社會上的常是

異質性，形式主義與重疊性。（註七十一）由於傳統文化的遺威並沒有完全退隱，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隨處可見，看來冷納的觀察是普遍性的。（全註十七）

在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大道上，智識份子，尤其是詩人，他的洞識力，他的直觀，常常就是時代的脈搏，創造新文明的重担也許就會落在他們的身上，這種肩負地球的現代 *Atos*，類似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必然要忍受世人的誤解和責難，一如 *Hecates* 備受鷹啄，現代詩人之深具悲劇精神，恐非偶然。了解這一點，說現代詩晦澀，難懂，不可解，（其實，詩是要我們去「感」的，不是叫我們去「懂」的。）（註七十二）是過渡時期的杞憂。現代詩人在卡繆式的反叛中得以永生，不正是人文主義的極致嗎？

現代詩人之被目為異教徒，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悲哀，更是整個時代的悲哀，因為詩人必須兼飾先知先覺，不是人眾的廉價翻版或仿製品。不少讀者埋怨現代詩晦澀難懂云云，林亨泰以為「難懂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文化全盤共通的樣相，也可以說是一種進步。」（註七十三）現代繪畫，現代音樂，現代小說，現代戲劇，現代舞蹈又何嘗易懂？夏菁以為「現代詩的晦澀，是對於科學文明的一種自衛和反抗。科學要求外証，要求明確，現代詩偏向內視，偏向晦澀。」（註七十四）根據洛夫的分析，現代詩內容的隱晦，「一則由於內蘊之繁複，此乃現代人心理變化使然，一則由於現代詩人努力追求較古人更為重視的純粹性。」（註七十五）現代詩之難懂，是由於現代社會生活所致，現代詩人生活在一個價值混亂文化脫序的時代，其對現代生活的感受，已超出普通幅度而通過靜觀不斷外展內延，漩渦式般直入現代精神的核心，由內省作用，對之作一微觀透視。詩人只對自己和繆斯負責，於是乎「詩愈是純粹，詩人愈離開大眾」了。（艾略特語）歷史証明，任何運動初肇時必不為羣衆所接受，看來現代詩在我國要得到眾人的垂青，恐怕不是短期內的事。我們的讀者要了解到「現代文學的本質，是讓你痛苦的而非讓你快樂的」，因為「祇有痛苦才能認識真正的現代人生。」（註七十六）李英豪以為「詩的基義，即在發現自己。詩人唯一能接觸和把握的，也只有個人自己。宇宙萬物，只是我的融合與散射。」（註七十七）葉維廉說「現代詩的真義之一即在重新發掘自我，而且用前人未有過的近乎瘋狂的情操集中於這個自我的表現上。」（註七十八）其實，「現代詩並非毫無意義，只是這種意義已通過高度的技巧而融化在意象之中」，（全註七十五）現代詩人「着重于事物本質的把握，更進而對人類心靈世界之探測」，（註七十九）換言之，即「詩的境界是詩人在時空中抓住一點而賦予其永恆性與普遍性。」（全註七十九）亞倫泰特（Allen Tate）於其「詩人對誰負責？」一文有言：「詩人對誰負責？詩人對他的良知負責……此種良知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一種妥貼的純正傳統，用以辨識詩人的真實性。……詩人是不對社會認為是對的或所需要的意見負責的。詩人對什麼負責？詩人對他成為詩人的善良本質負責……他必須把握葉芝（Yeats）的名言：「真實與公正並存於單純的思想中。」」（註八十）

我堅信，現代詩並不如時人所言是馬華文壇的「毒草」或「逆流」，在可預見的將來，勢必匯成一股洪流，一切加諸於其上的抨擊與詆譭將在歷史的見証下隱沒，當我們的子孫讀到這一份判詞時，恐已變成遺囑，要把現代詩當作遺產來承受。

〔附註〕

- 註一…金耀基：傳統社會的消逝，見現代人的夢魘，人文文庫，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年初版。P. 1。
- 註二…金耀基：現代與現代化，見從傳統到現代，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年。P. 85。
- 註三…全前註。P. 86。
- 註四…胡品清：詩與存在，見現代文學散論，文星叢刊，一九六五年二版。
- 註五…章政通：退化的歷史觀，見傳統的透視，自由太平洋叢書，一九六五年。又：泛道德主義下的傳統文化，見傳統與現代化，水牛文庫，一九六八年。P. 85-107。
- 註六…殷海光：五四的再認識，大學生活，第三卷第五期，一九六八年。周策縱：「五四」五十年，民報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一九六九年。
- 註七…金耀基：現代與現代化，見從傳統到現代。P. 99。
- 註八…全前註。P. 100。
- 註九…金耀基：傳統社會的消逝，見現代人的夢魘。P. 3。
- 註十…金耀基：現代與現代化，見從傳統到現代。P. 106。
- 註十一…全前註 P. 98。
- 註十二…全前註，P. 103-104。又見現代人的夢魘。P. 15。
- 註十三…全前註。P. 105。
- 註十四…現代人的夢魘。P. 4。
- 註十五…從傳統到現代。P. 107。
- 註十六…全前註 P. 76。
- 註十七…全前註。P. 79。
- 註十八…全前註。P. 129-144。
- 註十九…全前註。P. 141。
- 註廿…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6, P. 1。
- 註廿一…從傳統到現代 P. 113註卅八。
- 註廿二…金耀基：新社會，見現代人的夢魘。P. 22。
- 註廿三…全前註。P. 19。
- 註廿四…從傳統到現代。P. 87 & P. 91。
- 註廿五…李英豪：論文學與傳統，見批評的視覺，文星叢刊，一九六六年。P. 17。
- 註廿六…全前註。P. 16。
- 註廿七…全前註。P. 15。

註廿八：全前註。P. 12。

註廿九：從傳統到現代。P. 135-136。

註卅：章政通：保守與創新，見傳統的透視。P. 72。

註卅一：章政通：真理與偏見，見傳統的透視。P. 98。

註卅二：傳統與現代化。P. 89-90。

註卅三：全前註。P. 96。

註卅四：全前註。P. 165。

註卅五：全前註。P. 169。

註卅六：全前註。P. 172。

註卅七：批評的視覺。P. 15。

註卅八：傳統與現代化。P. 7。

註卅九：女詩人米萊語，見中國現代詩論選。P. 131。

註四十：牧鈴奴詩集巨序，五月出版社，一九六八年。

註四十一：艾略特：傳統和個人的才具，見美國文學批評選，林以亮編選，今日世界版，一九六一年再版。

註四十二：從傳統到現代。P. 153。

註四十三：全前註。P. 96。

註四十四：宋明順：武俠片流行的社會心理，見新社集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六八年。

註四十五：現代人的夢魘。P. 42。

註四十六：劉崎：英雄的寂寞，見留學散記，水牛文庫，一九六七年。

註四十七：何秀煌：現代社會與現代人，文星叢刊，一九六八年。

註四十八：胡品清：二十世紀法國文學思潮之主流，見現代文學散論。P. 12。

註四十九：胡品清：作為詩人的哲人尼采，見現代文學散論。P. 85。

註五十：胡品清：德國哲學家亞斯培論歷史的意義，見現代文學散論。P. 113。

註五十一：劉崎：英雄的寂寞，羣衆的孤獨，見留學散記。

註五十二：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P. 7。

註五十三：王尚義：現代文學與現代人，見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文星叢刊，一九六七年六版。

註五十四：全註四十四。

註五十五：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P. 96。

註五十六：全前註。P. 106。

註五十七：全前註。P. 97。

註五十八：全前註。P. 113。

註五十九：王尚義：現代文學的困境，見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P. 79。

註六十：全註五十八。

註六十一：全前註。P. P. 98-113。

註六十二：項退結：中國民族性研究，人人文庫，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年初版。P. P. 37-38。

註六十三：全前註。P. 39。

註六十四：全前註。P. 40。

註六十五：全前註。P. 41。

註六十六：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P. 35。

註六十七：紀弦：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見中國現代詩論選，大業書店，一九六九年。

註六十八：胡品清：詩與存在，見現代文學散論。P. 163。

註六十九：全前註。P. 164。

註七十：宋明順：邊際人理論的新探討，見南洋大學學報第二期，一九六八年。

註七十一：金耀基：巨變中的中國，見從傳統到現代。P. P. 71-75。

註七十二：批評的視覺。P. 30。

註七十三：林亨泰：鹹味的詩，見「詩論選」。P. 29。

註七十四：夏菁：少年遊，現代詩的面面觀與前途（代序）。P. 4。

註七十五：洛夫：論現代詩，見「詩論選」。P. 114。

註七十六：胡菊人：坐井集，純文學叢書。P. 86。

註七十七：批評的視覺。P. 86。

註七十八：葉維廉：詩的再認，見「詩論選」。P. 91。

註七十九：全註七十五。P. 115。

註八十：Allen Tate: To Whom is the Poet Responsible? from: The Man of the Le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Meridan Books, New York, 1955, P. 32.

## 我底話

我不是一個萬能的醫生  
能替病人治療一切疾病  
我也不是一個傑出的哲學家  
能替世人解答任何疑問

我只想拾取哲人的智慧  
詩人的情感和眼淚

也想在絕靜的深山燃起一把篝火  
照徹夜 也照徹千萬人的心

有一天我將步上响往已久的旅程  
帶着新的意志和信念  
因為我也是一個人  
有人的心智與取向

一九五四年八月

## 日記

以顫抖的手

伴和着躍動的心

急促而又思索地

織滿靈魂底層的秘密話語

一些想望

一些願欲

像是在小溪上飄航

又像是在流水上做夢

不要高歌

也不要低泣

因為心情就像善變的雲

（下陣細雨吧）

又何必期待或依戀

要來的終歸要來

要過去的必將過去

而不快總多於歡愉

那麼 給自身許下個諾言  
到時才曉得  
再也難改了——  
這副嘴與臉

一九五四年八月



## 斷章

一

且慢低徊長歎  
灰色的日子終將過去  
寂寞與感慨的呼吸逐漸短促  
有一天紅色的生命會跳躍着到來

不是空想 更不是夢幻  
慢慢地卸下肩上的屈辱和苦難  
一切都在死亡與更生着  
烈士的鮮血那會白流

呵責抵不過無形樊籠的囚禁  
太多憂患也只令人頹唐  
再不要懷疑一己才智的低下  
自愛是根治自卑感的最佳藥方

二

濃郁的花香會逐漸淡薄  
繽紛的花葉也有凋萎的一天

枯樹殘枝更不值得留戀  
星光豈會是恆久的光芒

在人生崎嶇的過道上

多少人絆倒過不知多少次

所有的關卡皆壁立森嚴

勇氣和信念不得不昇華

我也曾做過彩虹似的夢

只一霎那便消逝於無形

又何必苦苦淺吟低唱

讓青鳥馱着綠色的希望飛向遠方

### 三

你想望着一些草 一些花

一些嘹亮的音響和閃耀的火光

而在每一次想望之前

你却先沐浴過冰冷的池塘

你想搜尋一句

你所喜愛的言辭

也想在多樣的花叢裏

摘取一朵最白最香的小花

於暗夜長空  
你何所拾取  
而昏黃的心  
又蒙上一層虛惘的網

讓一縷思念  
把你帶到現實的國境裏去吧  
你將會在那裏看到  
夜晚和白晝是怎樣的分明

#### 四

像駱駝似的  
你背馱着一些忍辱與艱辛  
而心的草原  
却繁茂地茁長着一叢叢青綠的幼苗  
沒有太息 也沒有憂傷  
它們已化爲水汽蒸發殆盡  
你想覓取人類的希望和幸福  
從那密密層層的字句中

不是响往着不開花的樹枝  
也不是向明天瞭望那新鮮的焦渴

而是在現實的熔爐裏  
慢慢地鑄鍊出「真」與「美」

五

不要讓生命在陰暗的角落裏  
獨自緘默 獨自哀歎  
畏縮和躲避都得向你低頭  
如果你有着一顆跳躍着的金色的希望

曾經燃燒過的夢魂  
現在也該停火了吧  
又何必讓一連串的時光  
讓飛鳥負荷而去

你期待着什麼樣的依歸  
在這多彩的日子  
努力掬取生命的雨滴吧  
即使脈搏的跳動是輕微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

## 自畫像

在烏黑稠密的髮林裏  
什麼東西發亮似星星  
近了 近了

這是那對憂悵的眼睛

新奇的事物踏着輕盈的步履來了  
以它獨有的特點

向世人訴說一些理想 一些欲望  
迷惑了心 也迷惑了臉

於薄暮時分獨自徘徊  
讓疲憊的軀體在草地上坐臥  
在無光的夜晚獨自低唱  
讓魂靈閃進音樂的王國

雨後的彩虹和清晨的露珠  
都引起他久蘊的積怨  
想用這簡單的腦 純樸的心  
去預測世界將如何地改變

一九五五年

## 自我，於高倍顯微鏡下

### Caprice No. 1.

歸去 歸去 曷不委心任去留（註一）  
赤道邊緣 何來深秋  
山丘 山丘（註二）  
陶淵明餐菊 海明威鬥牛

天眼 天眼 小林正樹（註三）

芸芸衆生 歸於塵土

塵土 塵土

屈原行吟 沙特嘔吐

### Caprice No. 2.

即將進入而立之年

依然如此頑拘 如此天真

莫札特 貝多芬

夢的年齡已失  
也想在人生的畫布上塗抹  
以梵果的筆觸

走失於自責與悔恨的白色地帶

心靈嗆咳

靈魂發熱

何所祈求

勝新太郎的快劍？

Clint Eastwood 的快鎗？（註四）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Caprice No. 3.

怎麼就已三十

心臟還在學做健身操

二十世紀何其騷亂

並瞪我以隔夜的黑眼

難保一己的寂然

我們都是透明的液體

被置於世俗的試管

無法昇華 無法定性分析

沉緬於純樸與均衡的桃源

走失於古典的東方迷宮

到如今還沒找到出口

太古的混沌  
現代的困惑

雪崩之後的驚惶

地下大山何時突起  
世界很小 衆生太多

Caprice No. 4.

發光的年歲

常想以八十哩時速

飛奔於通往成熟的超級公路

以一部十二汽缸的簇紅Ferrari

維納斯的手很小

很冷

又沒戴上任何手套

免於爭吵 免於囂鬧

多調性的時代

抽象畫的人性

耶穌失神

釋迦空懷

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七日

註一 陶淵明：歸去來辭。

註二 陶淵明詩：歸田園居。

註三 日本電影：怪談，小林正樹導演。

註四 意大利西部片 *For a few dollars more*。



## 和弦的轉位

據說九月是成熟與轉變的季節

有更强的 Vibrato 更長的 Crescendo

由第一把位而第三把位而第五把位

(第七把位第九把位太高)

(北回歸線是E弦

南回歸線是G弦

赤道的室熱把D與A熔為一弦)

暗流滾沸

造山力翻騰

一種新的意念 遁入

潛意識的漩渦

猶疑如模糊的音準

遲決如生疏的把位

靜穆的G弦

Elmon 的音色

來回衝盪着

情之高堤

Debussy 把他的月光

撒滿西歐

(迷離——恍惚——朦朧)

我是被囚於地窖的法國香檳

不甘於一冬的蟄伏與酣眠

在季候風的牽引下

在龍捲風的呼嘯聲中

潛水艇浮出水面

破冰船衝碎冰山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 G 弦上的詠歎調

據說眼與眼的邀約

可以激起最神話式的遐想

心與心的探索

是一道道隱祕的窄門

（大西洋呵大西洋）

維蘇威火山不再沸騰

天山的積雪終年白晢

西伯利亞的寒流開始凍結

阿馬遜河為原始森林所蔽

（潛水夫呵潛水夫）

那一種色調

最為傳真

那一種意象

最為迷離

（李商隱呵李商隱）

黃河改道

季候風倒吹

袋鼠的三級跳

芭蕾舞星的陀螺式旋轉

（尼采呵尼采）

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五日



## 列誥大道

乘上直升機作兀鷹式的鳥瞰  
獨立橋是三倍顯微鏡下的微生帶  
列誥大道是三條平行線  
游動着不滴指示劑的各類草履虫  
在一個平面上做點與線的運動  
要與聲速作百味賽

不要那麼天真  
把油煙當作炊煙  
精幹的癌症媒婆  
落力尋找一些假想敵  
在通往加東區與市中心的  
煩忙的交通動脈  
時不時無故出血  
連文明也染上氣喘病

橋畔幾十對游移的夜眼  
無力訴說困憊或不安  
凝望成日過往的亨利福特的家族  
黑色的栢油榮華赫然是惶惑與煩躁  
備受一千四百四十分鐘的輾壓

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五日

## 風從那一個方向吹來

我是過渡人  
想突破傳統的世俗制約  
轉化為現代人  
幾經責難與鞭斥

請告訴我  
風從那一個方向吹來

因為我懷有音樂性的心靈  
戲劇性的思想 電影化的心眼  
不願說話如咳嗽  
唱歌如背誦

請告訴我  
風從那一個方向吹來

你願意嗎

被迫去淘洗廢棄的古井  
啜飲十九世紀的葡萄酒  
做個平庸的代言人

請告訴我

風從那一個方向吹來

悲多芬復活

於 Herbert Von Karajan 的指揮棒

莫札特永生

於 Bruno Walter 的詮釋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三原天竺土平

## 星期天的上午

相隔一個象限

短針9 長針6

下垂的長臂支撐着短臂  
遲到的雨神的星期天

Janos Starker 對我訴說 Dvorak 的沉鬱  
走索於大提琴的四度空間  
以B小調為基色的寫意畫（註1）

風從門縫襲來

風從窗縫襲來

小麻雀飛來避雨

抖落一身的濕 一身的冷

由客廳而廚房

一隻

二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而海明威走來

而卡繆走來

而沙特走來

海登依然微笑

額上的皺紋

如唱片的音溝

沾滿世俗的塵埃

莫札特以歡快的顫音頓音裝飾音

掃去現實的污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註1) 指 Dvořák 的 B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

## 噩夢之後

雪崩——

夜是旋轉舞台

走馬燈

萬花筒

在動與靜的緩衝區

心是真空管

在通往靈智的長廊

可怕的是樂音 不是

噪音

而夜的光譜表上

微明與暗昧的波長相等

肉眼不是分光鏡

無法透視顏彩的繽紛

漸顯 漸隱

復活的記憶

焚化的音羣

窒息的一刻

溜冰鞋刀劃過冰面

B I C 驟然罷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

## 改道

終於你走來  
嫋嫋而又嫋嫋  
現代眼直睜如貓  
（久未晤面的失眠老友  
竟然起居如昔）

繆思假寐  
伊的天然睫毛  
美得令人想自殺  
而原子筆依然被吊在衣袋口  
而標準稿紙不願被紋身

壁鐘惘然  
連打十二聲呵欠  
催我步向轉變與成熟的彼岸  
引我以文字的渡輪

我是超齡的叛徒  
遂驚覺已然初為人父  
改道後的泪流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 第一聲

上一代的睿智或愚昧

被凝鑄於子宮的黑宇宙

希望結晶——二十年後

此時二百七十餘日

歷盡火浴與冰浴

生命蠕動

以手足替代語言

我要出來

我要出來

放——我——出——來

蟄伏一角

不安的隱士

不語的哲人

遂以時間為滑潤油

通過生之窄門

放眼睥睨二十世紀

而驚懼解組

而焦慮潰解

那初試的呱呱

就是一段幾十小節的華彩樂段

清明似晨 健壯如光

生之烽火台

農起第一道狼煙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

## 臍帶

剪斷臍帶

那無知與靈智的分水嶺

剪斷 剪斷

你走來 你並不無言地走來

從子宮深處 披一身染色體的胎衣

(骨盤是一座困城)

第一聲啼哭

第一聲呵第一胎

唯你不從塵土中來

我終將歸返塵土？我不願歸返塵土

天國仍遠 且爲戰火所封

分光鏡顯透不出天堂的幻象

參悟 參悟

浮遊太空 以聲速 以光速

在參悟中傲視

在傲視中參悟  
悟一己之前身

一己之後身

大和絃 小和絃

屬七和絃

宇宙的和絃不斷轉位

你走來 自巴哈的管風琴

自貝多芬的絃樂四重奏

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上蒼依然孤聲

人土不復是淨界

一尾蛻變的現代魚

塑一尊雕像於赤道邊緣

以大理石爲肌理

花岡岩爲個性

（域外 天外） 一朵花

開在心上 不開在臉上

如果你便是那朵花

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一日

## 血祭

不上蠟的殿堂  
神壇上祭煙繚繞  
鑼音小睡  
祭器白耀逼人  
祭品尙無着落  
而諸神兀自雲遊未歸  
蛙族騰跳  
鴉族噉咕  
恭逢歆血大典  
破例準時前來列席  
帶着趕赴喜宴的腸胃  
宿酒猶未醒

（神呵神，我應屬於那一族？  
天國之外，復有天國？）

族人匍匐  
族長閉目

女巫於焉起舞

地層浮動，地獄升起

不安的步履，做愛的舞姿

夜漸顫抖如酒瘋

最原始的本能

從太古一直下延到現代

一系列的連鎖爆炸

恰似鈾二三五的分裂

光與色的交流

性與慾的撞擊

妖魔與人鬼的混同

幽靈復活

木乃伊行走

迅如蝗虫的啃噬

殭衣遑裹不住神的貞操

（神呵神，我原屬於那一族？

天國之外，更有天國？）

一九六八年九月

## 麥里芝蓄水池

下斜的車道

石砌的小徑

恆是矩形的眼圓形的眼

對這雨後的稀客

青幽的街燈只得惑然

錯誤的倒懸瀑布

激越如核分裂

嘔吐

不斷跳弓

欲與地心相抗拒

一匹白色雨簾

霧的圖案

立體如浮雕

沉思的林木

孤寂的水亭

水池幽冷

夜氣濕冷

大地的呼吸漸弱

彩燈明滅

水波明滅

靜默的音流

不下音樂雨

不見音樂雨

棕櫚悄然列隊相送

一九六八年九月卅日

## 死 囚

木然的臉

漠然的眼

無色

無光

無根

無底

嗜血的世紀

仍有人迷信暴力

迷信科技

死巷。只能向前走

永不能回頭

即使搞錯方位

那管是自覺，還是

不自覺

而醫院是旅館與教堂

醫生是牧師

護士是侍役

你看，那隻破船  
已然駛進船塢，不再  
出航

我負傷

我不逃

波濤不是狂濤

底流即是激流

（你能命令流水不流嗎？）

自我體認是一種酷刑

一種自虐

誇大與掩飾是補償作用

我乃了然

（生之歌尚未譜成）

昨日無言

明日亦將無言

內蘊不是謙遜

游移不是匿避

在漸次硬化的時代

瘴癘瀰漫，肆然而又肆然

確實的存在情境

有待更確實的認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

## 稀金屬

一羣鴉族

站立於禿岩之頂

下臨千囑深谷

在同音中焚化

以最高音歌道

「我就是上帝

我創造不朽！」

黑色的土丘

瘦瘠而僻遠

當疾風掃過

也懶於翻身（蠢蠢然）

取暖是一種奢侈的罪過

而童心亦已失貞

（走進無窗與密封的矩形囚室

千萬支燭光也難以驅逐幽晦）

稀金屬與磐石

兀鷹與豹

一項聯立方程式  
新的排列與組合

大廈矗立

巨輪出港

仍有人嘖嘖嘖嘖

仍有人期期艾艾

不願自焚

於鼓手的羊癩抽搐

高亢的主題依然滑行

於噪音羣叢之上

忻然。第一次滑翔

第一次俯衝

如大音階的上行

並作琶音式的起躍

——很蒙太奇

元素週期表上的新會員

無需皮下注射

也無需服用大麻

嗜愛滑雪與爬山

冠軍牌火花塞

寶龍汽油  
有最低點~~點~~的燃點  
最高的揮發性

誰向我展示  
我又向誰展示  
生之惶恐，存在的疑惑  
死之肯定與實在  
在空氣調節的時代  
人性能調節嗎？

絮聒並非佈道  
頑愚也不等於樸實  
遂知冬日與夏陽乃一物之二相  
不甘長處於無重力狀態  
我欲成蠶，我思爲蠶  
(生之變奏)

無垠，無極  
雨後的澄明  
沐後的舒暢  
且看我  
新的跳水之姿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 那一天

那一站是終站？

那一個行星是歇腳點？

午夜的火車

猶自曳着不寐的迴音

神的後裔

西西弗斯式的苦役

看來這個世界並不太勇敢

願欲屢經外科整形

榮譽並無軌跡可循

都是拋物體，你或我

而酬勞是另一種新元素

尚未列入週期表

凡高的必優於矮的

在邏輯世界裏

勤奮並不等於卓越

直覺和印象是一種迸發症

起自恭維的神經末梢

（直覺產生印象

印象孵出真理）

於是响雷失聲

天國地震

光也隱形

有翅膀的小天使都染上

恐飛症

假貨充斥市場

（據說在商場上

膺品眞品難分）

人是慣性動物，由來已久

習於附和而不自覺

眞僞竟等於對錯

那一天

公元二零零一年

當人類遨遊太空

（絕非一千零一夜式的奇幻）

宇宙審判席上

猶大是主控官

耶穌是被告

法官由隱形人担任

控狀是——

「你是人，你就有罪。」

自我超越原是變相的虐待  
隔音室內

衆生囁囁着囁囁  
而戶外風雨愜然

那一天也許就將到來

那一天

衆神匍匐於脚下，人的脚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

## 悸

悸然。當鈴聲揚起

我輒悸然

走進矩形的課室

走進矩形的休息室

而課室浮泛着迷惘與不解

而休息室沉澱着生之倦怠與譁笑

（沒有稱謂的平行運動

循着特定的世俗軌跡）

一種被奴役的新元素

另一種奴役的古老方程式

無形的制度

無名的組織

神經末梢早已氧化

苔蘚爬滿台階

籐籬恣然圍困高牆

據說哮喘是難癒的頑症之一

不幸我們都是預定的長期患者

枉然是最後的裁決

猶之乎死亡是最後的歸向  
生之音階過高 難以演唱

(顏彩落在宣紙上會變形)

揚聲器失聲

那是一種週期性的傷風

即連鑽石唱針也漸被磨損

鋸齒形的音溝

積疊着一道道

工工的新舊傷痕

工作的水面浮幾許輻射魚

當鈴聲泛起 (奪魂鈴

當鈴聲激起 鈴聲奪魂)

.....

唉 我們都是一叢叢人造花  
被插在無水的空瓶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一日

## 午後

悵悶之後的空漠的悵悶  
空漠之後的悵悶的空漠  
時間是一輛輛高速跑車  
不斷瀉出無聊的黑煙  
倦怠以一千隻臂膀擁我  
並注射過量的慵懶劑  
虛無是一個不速客  
經年患上週期性的迸發症  
而年齒已不再  
容忍我嚼香口糖  
我非食屍鳥  
而是啄木鳥  
若把我歸入鳥族  
請不要將我劃入蛙族  
（在零與零之間  
是否還有數值？）

短期的啞寂並非圓寂

熬煉也算是一種可羨的欣悅

在冥思與實驗的母體

你可透視自我的受精與成孕

可口可樂（冰凍或不冰凍）

羅富門（長庄瀘嘴或不長庄瀘嘴）

武俠片，西部片

劍道與人道

我是休止符

不是終止符

在過往與過往的旁軌

停放着超額的過時車廂

而流年是不可欲的變數

總有人在不准停車的告示下停車

總有人不分晝夜超速駕駛私家車

而腦神經蜿蜒

蜿蜒着一句歷史預言——

你將在忍受和苦痛中成長

一九六九年正月

## 葬

變形的一刻

頸部肌肉收縮

臉容收縮

喉音漸慢漸弱

生活手段已然破產

未亡人的抽搐癱亡未完

尚需面對三小女孩的稚氣

光年似的留院或不留院療養

第二號殺人王名未猶未落網

行踪難覓呵行踪無跡

沒有人傳報佳音

聖誕節之前，之後

生之引力大於地心吸力

無言的授課與閱卷

無言的談吐與交往

無言的診治與探訪

遂記起連麻將桌也是無言的

生之總譜空白

沒有養老金

無法撫卹的撫卹金

掙扎或不掙扎都在一個平面上

徒然等於枉然

天家已近

休止符即是終止符

封棺。最後的禱告

撒土。你一塊，我一塊

（無可奈何的安息）

歌音恍然

最後一批離去的

都懸滿莫名的蒼白

花圈覆蓋新墳

覆蓋不了的是世態

（現實豈容覆蓋？）

不是衆人的唏噓

乃是登加機場雷鳥的上落

一九六九年正月廿二日

## 愚人節

於四月一日繳學費雜費  
於四月一日收學費雜費  
將上個月年關的赤字  
位移至四月  
(不管是盜用還是挪用抑是濫用)  
小心偽鈔 提防偽鈔  
(人理如偽鈔  
人情即偽鈔)  
銀行出納員怔怔  
納稅人怔怔  
學子怔怔  
教員主任校長亦怔怔  
集思樓百晴反射下的過客  
嗜詩的無角獸  
愚士。愚士

愚人節。愚人  
人愚節不愚

一九六九四月二日

## 變調鳥

微明。

曙色掀我 晨光掀我  
盈耳是四分之二拍的抑揚格  
啾啾的是變調鳥

下眼皮浮黑

與繆斯再度做愛於昨夜

（現代詩的昨夜）

一個無名香客

醞釀着不成熟的藝術心智

披上自我認可的外衣

躑躅的邊際人格

冰雪凝固

（冰雪凝固否？）

無翅的飛禽

無足的走獸

無根的植物

無心的動物

無花果無花復無果

（物化的社會

衆弦啞然）

生之譜表填滿過多的降號  
表面價值是舊約也是新約

在阿波羅的競技場

我們恆是屢敗的角鬥士

爲了超越

爲了昇華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

## 受難節

受難節。窒息的一日

耶穌坦然受難

（無法不坦然）

而繆斯受難於方格紙

受難於文化失調心神虛脫的土獄

受難於自命先知的文字獸羣

兩組封線。重疊交疊

新與舊 中與西

突圍是不可欲的

地下根缺乏水份與養料

自我隔閡與割離

死巷 死巷

而復活節不再復活

（不再復活的復活節）

三日後

靈視悠然再生

以眼力

以腕力

一記右鉤拳

一記擒拿手

旋然。暈然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10 字山崩——

寂然啞然

十字架爆裂

復活的耶穌

遲到的六十年代的 Renaissance

耳鼓轟轟惶惶

滿天花雨星雨箭雨

衆目燦然

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

## 失眠夜

尿漲

翻身、再翻身

向左，向右

苦忍無益

右腿無端抽筋，腳背麻冷

靈思騷然

原子筆翼然

詩之鐘擺恆擺

恆不擺

放逐的大嘴

放逐不了的詩情

自願式或半強迫式

恍然如是

詩胆如燈胆

徒具模式，亮而不熱

一室不語

一屋亦不語

(鼓鼓然 鼓鼓然)  
不掛衣的衣架

單簧管被分屍四截

長笛是稚齡的現代隱士

小提琴宣告退休

空心的紙皮琴盒

只能容納二把短弓

松香瘦削

弓弦脫落如毛髮

荒原的心。

(床頭櫃因滿不規矩的書族  
無緣問津的武陵客)

窗帷不動

坐椅不轉

唯穿衣鏡始終不悔改

一個藝齡尚淺的人父

不受歡迎的古典叛臣

判詞不是獨立宣言

福音不盡是真理

暫以數枕覆蓋菜臉

一百五十分鐘之後

吾將推枕而起

吾將掀被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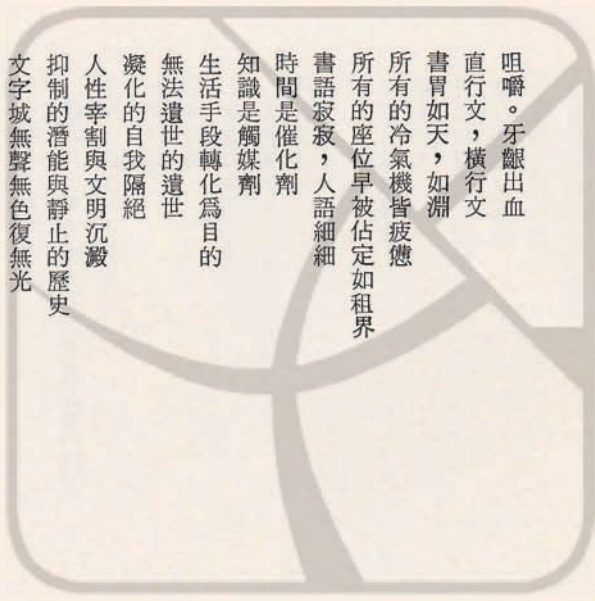
赤身晨浴 以冷水

洗盡一宵的眼屎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晨三時半



## 圖書館內



咀嚼。牙齦出血  
直行文，橫行文  
書胃如天，如淵  
所有的冷氣機皆疲憊  
所有的座位早被佔定如租界  
書語寂寂，人語細細  
時間是催化劑  
知識是觸媒劑  
生活手段轉化為目的  
無法遺世的遺世  
凝化的自我隔絕  
人性宰割與文明沉澱  
抑制的潛能與靜止的歷史  
文字城無聲無色復無光

仍有許多為存在而存在的適齡信徒  
退化的外在價值系統  
學位與榮譽的形似重疊，時而縮陽

各種機能解組

人心內在世界遂陽萎不舉

向上是奢侈的徒然 *Libido*

仍有人迷信自我超凡

逾時的倫理價值崩潰，猶未死去

人理宗教在權威宗教下隱形

心理構建冰解，人文主義含冤

卡夫卡變形於城堡，無罪証的審判

瘟疫猖獗，權威人格如輻射塵

神祇因憤怒而迷失

（祈克果信神，沙特隱於色，海明威殺生）

反叛因而是荒謬哲學

那是一種無奈的邏輯符號

你將何所歸往，遠離母文明的邊際人

在異質文化的混同下

在雙重價值系統的制約下

在文化虛脫與失調的時代

那一個避風塘是你的永久停泊處？

高度認知作用與移情能力

調整文化取向，重塑人格構建

免於陷落種族中心主義的困局

以自我體認，以自創的宗教  
沒有神諭的聖經

沒有儀式沒有祭壇

我們需要，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請看我的複眼）

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

## 揮別

驟醒。鳥音盈耳

晨熹半露，於窗外

覆枕。依然無法抵禦  
光的透射

眼臉濡濕

舊我淡出淡入

徒然而又徒然

又是一番時日

幾經遞嬗

太上無情

太上有情

告別傳統導向

內我導向的步履仍然

遲滯

全新的價值系統

斷然的自我認可

鬧鐘轟响

車聲大作

披一身微溫的光衣

去赴羣書的約會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

## 天門之外

敲不响的天門

天使失聲 上帝癱瘓

都是上了年紀的絕症患者

而下界熙攘

沒有一個人想做聖人

戰雲不斷擴大

小心你的眉毛和鬚鬚

旱季尚未過去

雨——兩季就已等得不耐煩

暑熱仍然上漲

與物價恰成正比

真空管並不真空

指南針不再指南

英雄淪為暴徒

劍俠變成劊子手

十年就如此過去

五十年就如此過去

一百年也將如此過去

風沙漫天

大地龜裂

洗禮並不能洗掉

信徒的邪惡與貪婪

連樹液也在廢泣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

天門之卷

## 駝鳥

坐定。面對成疊的試卷

無法鎮撫內心的鼎沸

真理的指針歪斜

無神論暢銷的季節

仍有人僻居一方

自封為天神 幻想

掌執宰殺衆生大權

無底的厭倦

那些教條和老祖母時代的故事

現代沒有殷鼎

沒有周公與孔孟

二分法蒼老

泛道德主義的動脈也已硬化

人是習於自蔽的動物

且常患錯誤

有人如是告我

仙人掌。仙人掌

要做仙人掌 不做駝鳥

了然。釋然。

喬木與苔蘚

劍與匕首

萊福鎗與毛瑟鎗

無需筆錄——

英雄站在歷史裡

不站在掌聲中

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四日

## 學步

客廳的淺紅中國地磚  
顯透不出你的瘦影  
十五個月以來  
不斷追逐自己的影子  
母親是營養品儲藏家  
祖母是家庭醫生  
商討如何配製動力的藥方

企立。鼓掌  
笑聲呵呵  
而重心搖懸  
舉步。  
如企鵝  
如盲者  
如醉漢  
雙手前伸  
屁股着地  
總在十步之內

一舉步一脈跳

一投足一眼眨

叔叔與姑姑環伺

形同圍獵

終而笑聲爆炸

於是我檢視你的瞳孔

可曾攝下我的掌故

一九六九年六月廿九日

## 風中的苦果

一枚苦果

一籬苦果

無法即刻吞下

那諸多面相的世態

舌根焦澀 心臟抽搐

卡車即使載重過量

並未壓斷車軸

輪胎依然緊貼路面

流行歌曲穿着迷你裙在叫魂

恐怖片的震撼

水仙式的迷信

抗生素還在藥房的櫥櫃

豪情發酵

精魂化為藥液

隨血管周遊體內

（體外羣狼止步厲嗥）

凝於火光熊熊)

一種契機

勇於挺立

風中的銅像

以歷史為見証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



風中的銅像

## 假髮與有色眼鏡

未及中年

腹肌即呈鬆弛

微腫如隔夜的浮屍

髮絲也漸次脫落

由黑而灰而白

眼眶凹陷

一座精神病患者的雕像

唯染色假髮可望駐顏

唯有色眼鏡可資掩飾

(半爲怯光)

大量吞食增高丸

增長率是微分式

從不失眠

安眠葯溶解於自足系統的葯瓶

煙斗尤不可缺

上刻名氣與派頭的龜紋

在酒與女人之間產生文學

在煙與咖啡之間產生哲學

攻乎異端乃變成

有實用價值的防衛術

別忘了得時時超速於擁擠的公路

那是奮發與幹練的符籙

新道統的鍍鋁冠冕

爭先攫取搶戴

輕量級拳師竟參加重量級拳賽

並自充裁判

雙方尚未出手

勝負已成定局

（新版的自製拳賽規則）

尖聲大作

民主政體下的專制暴君

而路易十四非特烈大帝均已作古

然而氣候並不很聽話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

## 後記

對詩一向持執虔敬的心態，在格律的小天地裡兜轉了幾年，終究無法突圍。於是想由音樂與電影的啓示獲得提升，傾向遂很形而上。繼而擴大閱讀範疇，頗熱中於行爲科學的著作，思對現代心靈作一微觀與宏觀透射。

一九六五年起，開始接觸現代詩，現代文學的先鋒，即對過往的文藝心態作一全盤檢討，僅限於思索，未敢着手實驗性的創作。起步一慢，遂有某種程度的落後感。六六年，無意中讀到金耀基的論文，眼球由絲藝體凸脹爲七十毫米闊銀幕，醞釀中的思維開始發酵，對現代與現代化的認知，畫面漸次清晰，希企以世界結構的觀點去了解問題，並作出適當的回應。六七年，生命史上的轉捩點：父親病逝，學位落空，精神原貌是無重力狀態。乃有哲學性的思考，生與死，理想與現實，升沈與得失，散文「墓草·青草」可說是在現代跑道上的首次起飛。

呂至

在長期反省與求索之途趟起，十座歲月的里程碑就如此過去，引頸四顧，乃覺某些人的自充內行，故作大師態，又昧於現狀，遂造成詩國的動亂，一言以蔽之，安於平庸云爾。以口號爲詩，以標語入詩，迷執某類創作教條，自命正派或主流，地球遂小如圓心，偉大也只在眼鼻之間。寫詩並非烹飪，非用某種特定調味品不可。嗚呼！追新創新竟被誤爲邪門。

詩的世界是沒有上帝和暴君的。

「第一聲」的出版，算是對繆斯的祭品，對文學良知的交待，也是心靈綫路圖，有並聯，也有串聯。

這本詩集，承蒙收羚奴多方鼓勵並精心設計封面，友好從旁協助，商家刊登賀詞，特此默謝，以誌心領。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W  
I  
T  
H  
  
C  
O  
M  
P  
L  
I  
M  
E  
N  
T  
S

W  
I  
T  
H  
  
C  
O  
M  
P  
L  
I  
M  
E  
N  
T  
S

**WAH LIAN SENG FURNITURE CO.**



OF

OF

**WITH COMPLIMENTS OF**

**SENG HUAT CO., LTD.**

**WITH COMPLIMENTS OF**

**ENG HIN HANG**

**WITH COMPLIMENTS OF**

**HONG HUAT HARDWARE CO., LTD.**

---

**WITH COMPLIMENTS OF**

**YAN YIK SIEW MEDICAL STORE**